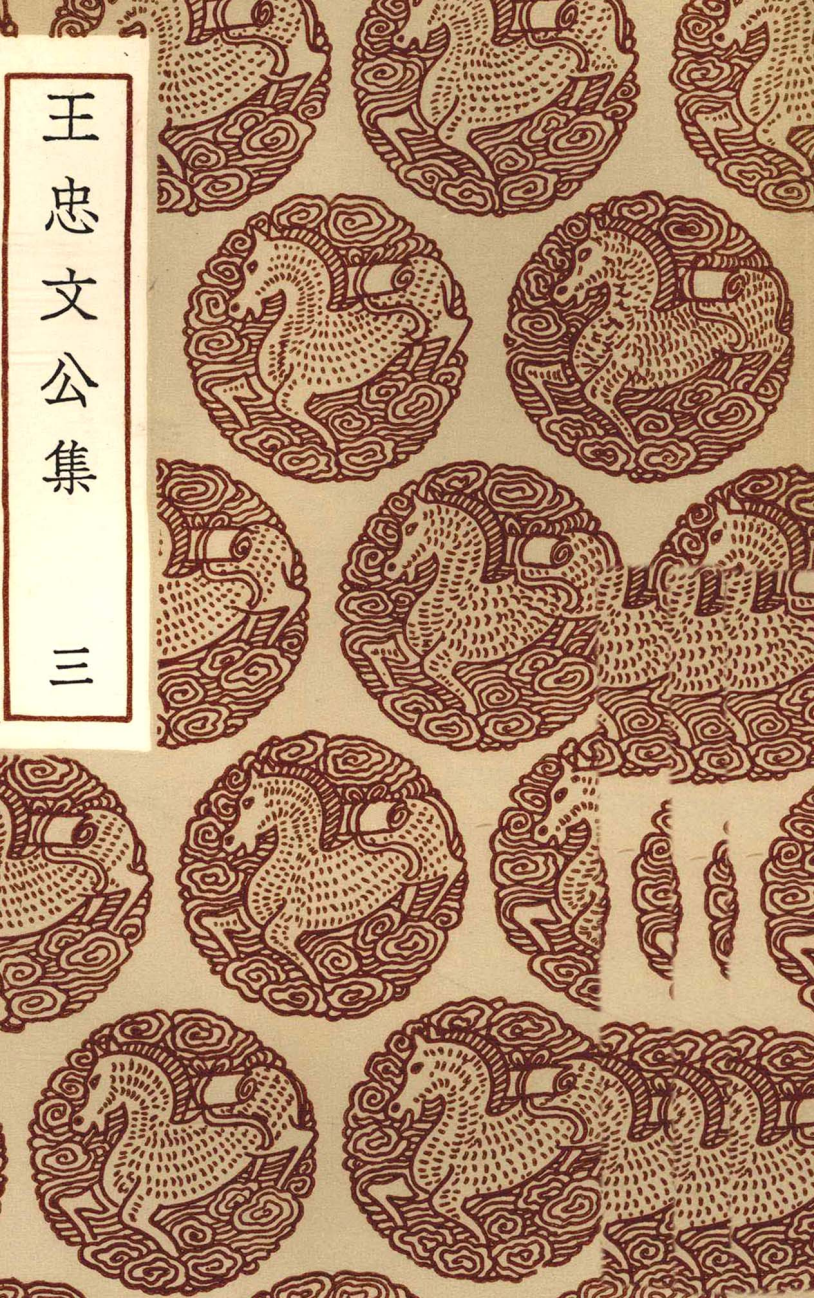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忠文公集
三





王忠文公集

(三)

王 禕 撰

王忠文公集卷五

滄江書舍記

滄江書舍。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。桐廬濱江爲縣。君居在縣北。距江不百武而近。蓋唐比部方公助之別業。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。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。夫書之在天下。可謂博且廣矣。聖人之經。儒者之傳。諸子百家之著述。歷代太史之紀錄。以及天文地理。陰陽律歷。兵謀術數。字學族譜之雜出。敷落旁行。虞初稗官。燕談臚語之並興。其爲說不同。爲教亦異。而其爲書。類皆學者所常讀而通之者也。雖然。學問無窮。歲月有限。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。而惟聖人之經。則弗可以莫之究也。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。書以紀帝王之政。詩以道人之性情。春秋以示世之賞罰。禮以謹上下之節文。樂以通天地之氣運。凡先王之道。所以立天下之大本。先王之制。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。皆於是乎在。然自戾於秦。訓詁于漢。聖遠言湮。愈傳而愈失。時異事易。愈變而愈非。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。且仁義性命。中誠太極鬼神。皆所謂道也。妙極乎無聲無臭。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。皆講學之樞要。而乃以善柔爲仁。果敢爲義。氣質以爲性。六物以爲命。依違以爲中。鈍魯以爲誠。元虛以爲太極。冥漠以爲鬼神。或至以佞爲忠。以詐爲信。以察爲智。以蕩爲情。以貪爲欲。以反經爲權。捷給以爲才。譎詭以爲術。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。

莫之或省。若夫法制之遺。其弊尤甚。井牧以居民。而邱乘卒伍之不合。則參以管仲、穰苴之法。封建以經國。而百里五、百里之不同。則託諸歷代之異。郊邱禘祫大事也。或以郊邱爲二。或以禘祫爲一焉。廟堂明堂大典也。或以爲異所而殊制。或以爲一廟而八名焉。帝號官儀。悉承秦舛。郊兆廟堂。雜踵漢誤。以及貢賦選舉之設。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。嗚呼。六經之書。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。而後世所取法也。然其爲說之弊。乃至於是。蓋千數百年。宋河南程子、關中張子者出。始克實踐精討。而聖賢明德之要。帝王經世之規。所以垂憲後世者。乃大有所發明。其後朱文公、張宣公、呂成公。一時並興。而當其時。如永嘉薛氏、鄭氏、陳氏、葉氏、閩中林氏、永康陳氏。後先迭出。各以所學自成其家。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。以先王之制爲必行。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。成天下之大業者。咸燦然方冊間矣。然及于今。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。因循苟簡。承前襲舊。習矣而不察。行矣而不著。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。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。夫然。故書自爲書。人自爲人。而學爲空言矣。嗚呼。此其爲弊。不有甚於前日歟。是故學者之於經。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。必將求其道。以淑諸身。明其法。以用於世。蓋惟誠求而實見。篤信而力行。然後知人之貴。果可以爲聖賢。果可以位天地。育萬物。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。予夙有聞於此。竊嘗有志而願學焉。比與君定交錢塘。辱遣其子膺從予遊。會予亟東歸。不得與之相講習。故因道余所聞者。書以授膺。以復于君。并請揭諸舍壁。以爲記。

知學齋記

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。知所當學而學焉。斯可以言學矣。所當學者何。聖賢之道是也。聖賢遠矣。而其典籍具在。其言可考。其道可求。勉焉以至也。知其學而學焉。雖未至於聖賢。蓋亦聖賢之徒也。夫人莫不有是性也。有是性則有是才。盡其性而充其才者。聖賢之所以爲學也。性者。萬物之一原。非有我之得私也。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。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。子思曰。唯天下至誠。爲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。則能盡人之性。能盡人之性。則能盡物之性。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。則天下含智之人。肖翹之物。舉必待我以遂其生。樂其所矣。所以然者。由我之盡性。而又有我之才。有以應之也。是故家國天下之事。衆多不易爲也。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。非才則莫有以應之。周子曰。才與誠合。則周天下之治也。蓋盡諸己而及乎人物者。性之所以盡也。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。才之所以充也。性出于天。才出于氣。而氣亦天也。盡其性。充其才。則有以合乎天矣。合乎天而無間焉。則與天爲一矣。而其至於是也。亦本于誠而已矣。是故盡性至命。未有不本於孝弟也。窮神知化。未有不由于禮樂也。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。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愧。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。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。自小學以底大成。本末雖殊而無二致。自一己以對天下。體用雖別而皆一理。所推者廣。而所守者可謂簡。所行者若近而易知。而所任者。不可不謂遠且重也。此聖賢之學。所以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

平者也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爲君，臯、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爲臣，孔子、顏、曾、思、孟之所以爲教者，其不以此也歟？嗚呼！三代以還，聖賢之學，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。當戰國時，蘇、張以縱橫之學行，管、商以功利之學顯，申、韓以刑名之學見，楊、墨以異端之學名。及漢有黃、老清靜之學，有專門訓詁之學，有災異之學，有讖緯之學。至晉有清虛之學，至梁有佛氏之學，至于隋、唐，又習爲詞章之學。百家之所立，各奮其私說，一代之所尙，皆徇乎時好，道術爲天下裂。至于宋，蓋千數百年，其閒如荀卿、揚雄、董仲舒、賈誼、王通、韓愈、氏、歐陽修、氏、庶幾明聖賢之學矣。而其道不大顯，諸葛亮、陸贄、范仲淹、司馬光，蓋欲行其學矣，而亦未能以有爲也。惟春陵周子者出，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。河南兩程子承之，而後二帝三王以來，傳心之妙，經世之規，煥然復明於世。關西張子因之，崇執禮之教，考三代以示方來，推一鄉以達天下，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。迨考亭朱子，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。廣漢張子、東萊呂子，皆同心僇力，以闡先聖之道，而當其時，江西有易簡之學，永嘉有經濟之學，永康有事功之學，雖其爲說不能有同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，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？易曰：智周乎萬物，而道濟乎天下，故不過。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。智足以知一偏，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，道足以爲一方，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，此百家之所立，一代之所尙，其學所以不足貴也。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，而莫不誘於高遠，蔽於淺陋，天之與我，可以爲聖賢者，不能以自信也。有能知性之具於己者，不可不盡，才之盡乎人者，不可不充，篤信實踐，而本之以誠焉，雖未至於聖賢，獨不可

謂聖賢之學者歟。吾友天台徐君大章。非其學不學。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。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。嗟乎。君子之於學。豈徒知之而已乎。知之則必能好之。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。勉焉以求其至可也。吾故推本聖賢之學。與大章商略之。大章亦尙有以教我。而同底於成哉。

天機流動軒記

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。東陽陳先生樵。金華胡先生翰。旣皆爲之記。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。子能復爲我一言乎。禕惟二先生之言。其旨不同。而要各有所本。叔能徵言於禕。豈以二先生之言猶有未盡乎。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。故久而未敢以復命。雖然。禕嘗觀於物。察乎造化之理。而得其說矣。其敢終于吾叔能愛一言哉。夫造化之理。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。易之爲卦。取象有八曰。天地定位。山澤通氣。雷風相薄。水火不相射。是八者爲物不同。而其爲理同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。夫天確然在上者也。而日月之代明。寒暑之迭運。其行至健。未始或息也。地隤然在下者也。而草木之並育。河嶽之悉載。其承至順。未始或息也。山人見其爲止也。而物俱由以成。未嘗息焉。澤人知其爲說也。而物咸賴其潤。未嘗息焉。雷若有時而息矣。而復于地中。風若有時而息矣。而升於地中。亦未嘗有息也。水游息而常流。火繼明而常照。又皆不息者也。非特此也。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。其消長絕續。生生不息。舉無異於是焉。其所以不息者何。莫非至誠之妙。造化自然之理也。造化自然之理。所謂道體也。道本無體。然

體物而不遺。故妙萬物而無不在。與萬物相爲用而無窮也。吾故觀於物。察乎造化之理。而知爲至誠無息之妙也。中庸曰。至誠無息。叔能有取於天機流動。意豈不謂是乎。天機之流動。豈非造化自然之理。至誠而息之妙乎。然而觀物以察其理。察理以反諸身者。學之要也。故君子所以貴乎體驗之功也。天之健也。地之順也。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焉。山之止也。吾因以成物而不倦。澤之說也。吾因以潤物而不厭。觀水之游習。吾因以常德行。觀火之繼明。吾因以常中正。觀風雷之恆。吾因之以久於道。而立不易方。此之謂觀物而察其理。察理而反諸身也。反諸身者。誠之之事也。誠之之至。則誠矣。中庸曰。誠者。天之道也。誠之者。人之道也。自誠之以至於誠。純而不已。謂之與天合德可也。嗚呼。爲學之要。其有外於是者乎。不出於是。不足以成其德。而叔能獨有契焉。則其體驗之功。殆庶幾矣。故於禪言復有徵者。豈自信之未篤。而猶有資於人乎。禪也。於學蓋有志焉。而鹵莽滅裂。不能從叔能游於高明之域。輒誦所知如此。以復叔能。叔能之所與游而密者。宋先生濂。亦禪之所師友焉者也。儻過叔能。幸爲相與訂定之。

陳氏萬卷樓記

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。其書之藏。以卷計者。不啻萬數。而曰萬卷焉者。萬盈數。總稱之也。陳氏世儒家。五季時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。族大以蕃。衣冠相繼。至宋少卿府君。始卽所居作樓藏書。逮其諸孫大著府君。復新之。入國朝。大德閒。大著之季待制府君。又新作之。而聚書亦多矣。樓爲楹閒者五。東

西兩偏皆實以書。虛其中以爲賓客之所登覽。而歲延名師。集弟子肄業於樓下。宏壯而亢爽。四面谿山環繞如拱。下臨廣池。荷菱交茂。其北則忠順堂存焉。待制之孫栱子雋。頃留京師。予辱與爲友。嘗以記見屬會予南歸。不果爲子雋尋以使事至錢唐。復請予記。乃爲之記曰。載籍者。先王道德之所寓也。文藝之文。箋疏傳註之說。諸子之述作。歷代史氏之紀錄。以至天文地理。歷法律數。權謀兵略。字學族譜之傳。星官藥工。山農野圃。旁行敷落。虞初稗官之遺。與夫論美刺非。感徵託遠。山鑪家刻。浮誇詭異之詞章。皆三皇五帝以來。下更秦漢。以迄于今。聖人賢者魁傑之士。鞠明究隱。竭精殫思。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。可謂博矣。然於天地人物。小大精粗之理。修身理人。家國天下。治亂安危存亡之故。莫不具在。反而取之。又不可不謂之約也。故爲學者。于凡載籍。求之必博。而取之必約。求之不博。則無以極其廣。而於道術之分裂。不能會其異。而攻其偏。取之不約。則無以守其要。而於道術之純全。不能得於心。而推諸身。故曰。博學而詳說之。將以反說約也。夫學而至於能約。而有得於心。則道在我矣。在我者重。則外物不能累我矣。苟能推之。則大可以用天下國家。而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矣。如弗用焉。則又將以吾自得于心者。託之言語。垂諸載籍而已矣。嗚呼。此君子之爲學。所以有賴于書也。今陳氏之所藏書。無所不備。而陳氏之用於世。皆書故也。近而論之。大著以宏材碩學。擢倫魁。躋膺仕。爲時名卿。待制以宏才奇烈。卓然樹立。尤一代之偉人。旣皆見于用矣。而書故在也。是以子雋尊父員外君。克謹其承。享有祿仕。以子雋兄弟。益祇厥紹。

方嚮進用。詩書之澤。實有衍哉。陳氏子孫。游斯息斯。俯覽遺編。仰瞻華構。念前人積累之不易。而繼嗣之惟謹。肆力於學。固有所不能自己者矣。予故因子雋之請。爲著其說特詳云。

思嬾人辭後記

思嬾人辭一首。吾友宋景濂氏所著。其著此辭。蓋深閔東萊成公呂氏之學不復講也。嗚呼。呂氏之學。可不講乎。夫自唐虞而降。七聖所傳。洙泗而下。四子所授。斯道之統。由周衰以來。不絕如綫。大抵溺于訓詁。辭章之習者。不能究道德性命之原。怵於權謀功利之術者。無以見禮樂刑政之本。而又異端邪說橫流。錯行其間。而不可遏。道之不明。亦既甚矣。歷千數百年。至宋東都。而後河南二程子出。始續其既絕之統。斯道賴以復明。及南渡後。新安文公朱氏。集聖賢之大成。而廣漢宣公張氏。以及呂氏。同心僂力。以閑先聖之道。三氏鼎立。皆奮然自任。以道統之重者也。維呂氏。自正獻公踐修相業。其子榮陽公。實受業程子之門。奕世載德。是生成公。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。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。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。收斂持養爲要。會諸理以成身。推諸己以成物。凡天地之運化。萬物之糾紛。世故之推移。人事之始終。悉加尋繹。夙夜靡遑。其著書立言。皆以羽翼六經。而尤長於史。無非明民至理。經世大法。推而廣之。足以尊主而庇民。引而遠之。足以立教而垂世。蓋稟之既厚。而養之者復深。取之既博。而成之者復備。究其所至。蓋庶幾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建諸天地而不悖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。故其

與朱、張二氏同功一體。均爲道學所宗師。迄于今茲。其能使大道以明。而人心以不蔽。學術以不繆者。伊誰之力也。嗚呼。呂氏之學。可不講乎。呂氏安居于婺。至成公蓋三世。故婺于公爲闕里。公之沒已百五十年。年運而往。前修日遠。後生晚進。能自興起以圖繼其廢墜者。曾寥寥無聞焉。景濂生公之鄉。特起而拔出其學博。其志篤。恆以呂氏之學不講爲己憂。而不勝夫景行之思。思之不可見。故辭而著之。託物連類。婉而成章。其意蓋眷眷焉。是殆將以呂氏之學爲學者乎。禪與景濂居同郡。學同師。而竊亦有志斯事。故景濂此辭既成。卽書以見貽。嗚呼。前修遠矣。墜緒茫茫。懸千鈞於一髮。使之既絕而復續。不在我後人之自力乎。昔者竊聞之。公常誦程子之言曰。寧學聖人而未至。不欲以一善成名。其立志蓋如此。然則欲學公之學者。其可不志公之志哉。因疏其說於辭後。既以復景濂。且用自勉云爾。

錢清江浮橋記

錢清江古名浦陽江。俗名小江。在山陰東北五十里。江北則蕭山境也。禹貢三江既入。韋昭注三江者。松江、錢唐江、浦陽江也。十道志云。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。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。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溪。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。以達于海。十三州志云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。自臨浦南通浦陽江。亦謂由臨浦而北。則達浙江而入海也。而鄞道元水經注云。浦陽江導源烏傷。東逕諸暨。東流南屈。又東迴北轉逕剡縣。又云。浦陽江東北逕始寧。又云。東逕上虞。烏傷今義烏。浦江乃其故地。謂之導源信矣。始寧

卽上虞剡縣。今嵎縣。信如其言。以爲東迴北轉。則是自山陰會稽沂曹娥江。由上虞至嵎縣也。非也。又云。餘暨之南。餘姚西北。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。餘暨卽諸暨。距餘姚二百餘里。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。亦非也。又云。臨平江上通浦江。下注浙江。臨平在浙江之西。其源殊別。謂浦陽江與之通。尤非也。蓋道元之論。以謂東南地卑。萬流所湊。故川舊瀆。難以取悉。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。故其誤如此。案地理志。柯水東北逕永興。東與浙江合。謂之浦陽江。永興卽蕭山。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。其下爲柯水。注于江。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。逕諸暨入臨浦。而後合柯水。由蕭山以達于浙江而入海。古今蓋不易也。其復名錢清者。後漢劉寵作守。郡中大化。及去山陰。有五六老叟人。齎百錢送寵。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。尋投諸江。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。今俗唯稱錢清。而不復道其爲浦陽者。地因人而著也。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。是爲柯水。所注。卽所謂錢清。其地控驛道。而江流至是。勢以益大。又潮汐之所經。操舟而渡。動致覆溺。舊有浮橋。蓋比舟爲梁。以濟不通。而近歲廢不治。厲深濟盈。涉者告病。至正十七年秋。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。分鎮蕭山。山陰兩縣。覩橋之廢。慨然歎曰。是不亦有司之缺失歟。亟命裒民戶之義助。斥公帑之羨儲。計其物力。度程而新作之。凡爲舟十有二。上架板度。相屬以爲梁。其長三百有六十尺。廣十有七尺。聯之以鐵絙。絙如橋之長。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。使舟常比而梁常屬。與波濤相上下。雖水湍悍。而往來者固無虞。人莫不以爲利也。橋成。衆欲書其事於石。以永君惠。而以文屬之禕。古者辰角見而雨畢。則除道。天根

見而水涸則成梁。橋梁之修。有司之常事耳。今會稽憲臺治所。號稱會府。而錢清當四會之衝。橋以濟人。厥繫斯重。乃皆坐視其廢。曾弗之顧。君方挈兵民二枋。以護臺治。威望素著。而且以惠利及物爲先務。故茲橋以廢爲成。有所不難。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。是故門關道路。廬館舟梁。修除以時。非直爲觀美也。凡以通國野。敬賓旅。恤老幼。遷有無。實三代爲政之法。而周官尤謹著之。當時規陳議鄭。皆不越是。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。今君之於橋役。不以諉之有司。而汲汲力成之。其可謂善爲政矣。春秋之法。常事不書。是役之成。固不宜於不書。禕因備書其事。而并考夫地理之沿革特詳焉。君名買里古思。字善卿。起家進士。調紹興錄事司達魯花赤。今擢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。仍留鎮山陰。蕭山云。

青岳山居記

青岳去義烏縣南十里。其山由東陽兩峴峯西來。三十里至于龍門。勢益穹窿。由龍門而西。又二十里。是爲青岳。至是山支爲二。南支則重巒疊嶂。北支則崇嶺峻嶠。皆迤邐西行。方二支之分也。有山從中出。峯阜圓粹。纍纍若聯珠。曰齊山。而其勢遂卑。南北兩山。勢相環護。左昂右伏。當其前如龍虎。齊山儼然而中居。齊山之陽。坦爲平壤。廣袤可一里。民居廬雜處其間者。皆傅氏。其外繞以雙澗。澗源出于二支之所分。夾齊山而出。至是乃合而爲一行。二里。與羣水匯爲大陂。曰新塘。而塘適當西山昂伏之會。塘外復有一小山。巋然特起。若遏水之衝者。大抵雙澗之外。兩山之閒。陵谷幽邃。川原夷曠。而草樹甚繁茂。雅宜爲

隱者之居。初傅氏有以才學顯聞。仕爲侯官主簿。曰光龍者。與予祖母爲同產。故傅氏予外家也。至正乙未之春。予始至焉。愛其雙澗內屬。兩山外拱。清淑之氣。若有所鍾。乃卽傅氏居旁。度平壤之中。買隙地數畝。結屋居之。爲屋僅三數楹。屋外植以竹木。右偏別爲小軒。度書其內。讀書之餘。其緣澗而行。南澗水稍深。菖蒲生石山。與異草青翠相錯。絕可愛。北澗水淺。稍雨。水激石面。聲潺湲輒不休。有老梅數株。偃蹇橫岸側。由雙澗所合。直兩山之閒。而西望金華芙蓉峯。近在目睫。可攬也。予於是居而樂之。若將終身焉。或謂予曰。仕與隱。其趨不同也。古之君子。未嘗不欲仕。特惡不由其道耳。君子學先王之道。且將爲世用。胡爲而遽言隱耶。予告之曰。仕隱二趨。吾無固必也。十年以來。吾南走越。北走燕。而惟利祿之是干。其勞心苦思。殆亦甚矣。是豈志於隱者乎。今天下用兵。南北離亂。吾之所學。非世所宜用。其將何求以爲仕籍。使世終不吾用。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。則吾終老於斯。益研窮六藝百家。而考求聖賢之故。然後託諸言語。著成一家之書。藏之名山。以俟後世。何不可哉。君子之行止。視時之可否。以爲道之詘伸。是故得其時則行。守窮山密林而長往不返者。非也。不得其時則止。汲汲於干世取寵。勇功智名之徒。尙入而不知出者。亦非也。一山之隈。一水之涯。特吾寄意於斯焉耳。吾之行止。安敢固必乎哉。或者無以詰。因疏其言。揭諸壁閒。爲青岳山居記。

君子之制行。不以出處爲閒。而能忘己以爲人。其可謂志於仁也已。夫天地萬物。舉吾一體。仁者之心也。故凡人之顛連而無告者。苟吾力足以振之。則務以推吾志之所爲。而所居之地。始不暇計。古之人蓋有處畎畝之中。而以天下自任。一夫一婦。不獲其所。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。非其志於仁故歟。是故身不必尊也。要其心之厚於仁。人物不能俱使其盡性也。要其仁之不忘於其心。君子之於仁。如是而已爾。嗚呼。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有若龍泉王先生者。不其庶幾乎此乎。先生諱毅。字剛叔。別以木訥自號。夙稟異質。篤志問學。蚤從上饒鄭君原善游。旣聞聖賢求仁之方。及登金華許文懿公之門。又有得乎理一分殊之旨。所學一出於正。教授鄉里。戶外之履至無所容。講解經義。於天理人欲。勝負消長之際。尤極懇切。感悟者或泣下。鄉邑化之。皆薰爲善良。人有善。稱道之不置。有不善。引而教之。納諸無過之地。乃止。其鬪爭不能直者。不求直于有司。而取直於先生之一言。率悔服而去。會歲祲。先生勸邑長發閭右之義粟。以賑餓者。全活數萬計。有以患難疾苦來告。必竭力營護而拯拔之。斧鑕在前。弗恤也。蓋其飭己厲志。動以古人自儆。其心恆皇皇焉。務推己以及人。視凡物之失所。若己不得辭其責者。其風概節操。雖古篤行之君子。何以尙之。至正甲午。盜起旁縣。良民被害甚。先生領鄉兵往禦之。里井恃以爲安。夫何遺孽之未殄者。陰設狡謀。而先生竟不幸遇害矣。嗚呼。先生隱居約處。非有當世之責也。而忘己以爲人如此。謂其爲志於仁非與。或者顧以出位訾先生。其亦淺之知先生矣。先生之心。世固孰能明之歟。先生之沒。門人胡君

深。旣勒兵討賊。申復讐之大義。又與章君溢等。卽其所居蓋竹里。爲祠以祀之。則禮之以義起者也。祠之建。在乙未之歲。屋室規制。完飾具美。且合財置田若干畷。用其入爲歲時祭享之需。祠之所宜有者。靡不畢具。於是胡君章君。乃以記屬於禕。夫以先生畜德孚道。以化於其鄉。沒而獲祭於社。固爲無媿。而門人弟子。尊其尊。賢其賢。以致謹於祠事。其不足以矯末俗。勸後世哉。是用推述先生學行之概。刻諸牲石。以詔來者。其詳已見金華胡君翰所爲墓志。宋君濂所爲家傳。茲不悉書。

王氏鳳林亭記

鳳林亭。吾王氏之所作也。鳳林。鄉名。在義烏之南鄙。故老相傳。嘗有鳳凰至。因以名其鄉。今來山之陽。復有小山。巋然起於平壤之間。卽其地也。王氏之先。太原人。唐末。五季之際。有諱彥超。爲節度使者。自會稽來居焉。是爲始遷之祖。厥後子孫日蕃。以衍。至宋皇祐五年。固登進士第。仕爲恩陽令。義烏有進士。實自恩陽始。而禕之十世祖宣奉公。悅。九世祖正議公永年。逮七世祖中散公寧。朝請公寅。復自鳳林遷居縣東之沙谿。其分適他邑而顯者。在金華則尙書莊敏公師心。丞相文定公淮。在浦江則太常忠思公萬。皆同出於鳳林。而鳳林王氏之盛。號稱衣冠家。著聞東南矣。若吾族之世居鳳林者。雖不表顯以自見。而能以詩禮相傳襲。守其家業而不隕。宋之季年。嘗卽山之麓。作亭焉。以爲宗族歲時之所會聚。卽所謂鳳林亭也。歲久而亭廢。今族子德生。又因故址而重作之。遵先志也。嗚呼。王氏之居鳳林。鳳林之有王氏。四百

餘年於茲矣。林姿谷態。藹然如昔。曾不與時而變遷。凡吾族人。遠近親疏。固有閒也。而追念厥始。千百人之身。同出於一人之身。初曷有親疏遠近之閒哉。登斯亭者。觀夫水之有源。木之有本。尊祖敬宗之念。孝弟之心。其必油然而生矣。且吾祖宗奕世載德。厥維源厚。故其澤延于今。愈久而愈綿。所謂德之厚者。其流光也。我後之人。纘承遺休。繼迓先祉。有引而弗替。必將圖無愧於前人。或以功業而名世。或以文章而華國。出爲邦家之瑞。而羽儀於天朝。豈非所當自致者乎。雖然。豈惟吾族人。凡鄉之人。之至於斯。見夫源之深而流之長也。本之茂而末之昌也。歆豔之意。不能自己。其不奮起作興。思致於光顯。而求儷美於吾王氏乎。詩曰。鳳皇于飛。翾翾其羽。亦集爰止。藹藹王多吉士。維君子使。媚于天子。此禕所望於吾族人與吾鄉人者也。書諸石以爲記。用以告來者云。

醉經堂記

中山竇君伯輝。有讀書之堂。名曰醉經。故國子祭酒李木魯先生。君所師也。名實其所命。且嘗爲之記。而文軼不存。今戶部尙書貢先生。於君爲同舍生。續又記之。而論或弗及詳。於是君復徵言於禕。禕惟聖人之道。猶通衢之尊也。洒注於尊。而尊設於通衢。人之過之者。咸得挹而飲之。隨其分量。莫不有獲。而沾醉焉。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。其至也者。造其深而樂之。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。其未至焉者。涉其淺而好之。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醕而少也。或飲而多。或飲而少。而莫不獲醉焉。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。非